王門宗旨

王門宗旨卷之七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七

襍著十八篇

一見齋說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

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儕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為無可見則蒼蒼耳

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亦可見也謂天
然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所執之而無得
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
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
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
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
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
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

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强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眸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愼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眞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書東齋風雨卷後

悲喜憂怏之形於所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竊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歎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窻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味

夜擔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録而追味之無亦將有灑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為真有所苦而類為筵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

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上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矣不可得而聞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為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

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逝
以絶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
武而顔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
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illegible]竹溪
翁之後其閭於世者歷歷爾至某卄一世[illegible]公
而遂以淸節大顯於當代[illegible]以[illegible]敬
齋之孫南峰公又以淸節文學行[illegible]以[illegible]爲
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illegible]不[illegible]今

一足矣況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以異沙之爲竈

也夫

諭泰和楊茂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

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却冒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閒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閒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

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閒是非省了多少閒煩惱
你比別人倒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胸指天躃
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
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瑞頓首再拜而已

書欒惠卷

欒子仁訪予於虔州遇於新淦喋乎子仁久別之
懷兹亦不足爲慰乎顧兹瀬領紛沓之地雖固道
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
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

之游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

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兔于到川以討賊時六月暑者
人多道暍死公遣府佐并指從川道晝夜行
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月予發書焉
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
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
不畏難巧避者鮮矣況巳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
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
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
貌爲哉嘗欲列其事於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

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裂以鴟夷皮萇弘之血釁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

與定議期殄賊內閣覆疏以其旂兵部勒以俟予檄長驅而期殄久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殄先至適當見素公晉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潛予日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

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客坐私祝

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

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

書王一爲卷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

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張思欽卷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

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感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

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顙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塋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黃夢星卷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禀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惟其

乃不憚道途之閒遼而勤苦無已也因詰之曰生
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
涉若是乎夢星跽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
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薛楊諸子
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
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
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塡溝壑無不
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
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

不許危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責鴻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子曰賢哉夢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夢士歿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

則衆共非笑詆辱以爲怪物惜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虞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敘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

仁而皆老死詎能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褱之特迷也夫鼪鼬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菌不踰旬蔓草雜而益繁鴟梟虺蜴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閒世一覯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旣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敝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

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
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
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
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仙
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
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
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
八石之秘服之沖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
而不應乃曰吾資祭熙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

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數數於世遂矛而子獨介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為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為予非予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

順夫命而已矣而奚矣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鳥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悖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悖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

昌國逝矣王氏二子馳往哭斂以治其家事
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殁整衽端坐託孫子容以
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叢銘其
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
字餘遂不可辨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
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殁
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
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
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

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行其䇿以爲憾所著有談
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
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葬在虎丘西麓

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
廼謝棄脫潔垢濯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
道幾朋開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瑛之未
啄豈方爾儷隱埋山淵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
斯誌

節菴方公墓表

蘇之崑山有節菴父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歎曰吾憤世之祿祿者刀錐利祿而俯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之　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遥授建

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為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歷歷皆忠孝節義之言由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

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
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
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敘
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
伊尹耕於莘野傅說板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
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
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
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
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

歆士而卑農棄官遊而耻工賈謨考其實則時固
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爲浮辭詭辨以
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
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悉然有當於古四民之
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
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
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
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
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

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
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
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瘞旅文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
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
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
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
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

曰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
一人坐歎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
云見坡下積屍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
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
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
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
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
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
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

其將適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

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以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之

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

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與地域方兮環游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茲墟

兮

祭楊士鳴文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于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

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潮郡在海南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兆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

昆季之生其滑俗然相以有續於斯道豈其微哉

彼黄馘槁𦭼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

嗚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

死無去來士嗚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尋其死

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

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

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　欽差總制

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　委所屬府
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
物故者之鬼以牛一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
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　國事而來死於
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
飄飖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
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
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
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

忍棄驅無辜之赤子而塡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疾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恩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恩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

氣　既華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所矣古
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屍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
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媿於馬革裹屍之言矣嗚
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
爾等游魂飄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
等其收爾游魂歛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
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
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
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

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死爲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第三問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治徧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也自漢而下禮樂日衰既不能祖述憲章以復三代之舊制則亦不過苟且因循以承近世之陋習

已矣有位無德固宜其然也惟我
太祖 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其制作之盛
卓然千古誠有不相沿襲者獨其廣大淵微有
非世儒所能測識耳夫合
九廟而同堂其有倣於古乎一郊社而並祭其有
見於經乎聲容之為備而郊祭之舞去干戚以
為容雅頌之為美而燕享之樂屬教坊以司頌
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為之者然而治化之隆
超然於三代之上則其間固宜自有考諸三王

而不謬者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夫魯吾夫子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之言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之所世守也諸士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爲觀美而已也固將因人情以爲之節文而因以移風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人情以爲之節文是以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之殊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

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夫制作者皆以爲干戚者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者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者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者禮之文也夫所謂禮樂之情者豈徒在於鐘鼓干戚簠簋制度之間而已邪豈徒在於屈伸綴兆升降周旋之間而已邪後世之言禮樂者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則惑於呂氏考工之說議郊廟而局於鄭氏王肅之學鐘呂紛爭於秬黍而尺度牽泥於周天紛紛藉藉

卒無一定之見而禮樂亦因愈以廢墜豈知禮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乎傳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即夫人心之安焉作樂於此而使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起之禮世俗之樂其亦何異於古乎使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大拂乎人之情作樂於此而聞之者疾首蹙頞而相告也則雖折旋周禮而戛擊咸韶其亦何補於治乎

說而充之則數事之所以下詔者此

九廟異制可也合而同堂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一而並祭亦可也聲容之備固善矣而猶有未備焉似亦無傷也雅頌之純固美矣而猶有未純焉或亦無患也嗚呼此我

太祖　太宗之所以爲作者之聖而有以深識夫禮樂之情者歟竊嘗伏觀　祖宗之治化功德蕩蕩巍巍蟠極天地之外眞有以超越三代而媲美於唐虞者使非禮樂之盡善盡美其亦何以能致

若莫乎草莽之臣心亦能知其大而口莫能言之
故嘗以爲天下之人苟未能知我　祖宗治化功
德之隆則於禮樂之盛固宜其有所未識矣雖然
先王之制則亦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爲九
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
紊焉則周制也郊社之禮天尊而地卑郊以大報
天而社以神地道故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
泰折祭地也其不並祭久矣祭天之用樂則呂氏

八年以仲夏命樂所修[illegible]其[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
戚文羽調竽笙笛簫塤篪鐘磬柷敔而用樂以大
祭帝則祭天之樂有干戚弋羽矣予觀文侯
以古樂以爲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
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
所謂及優侏儒者謂之新樂夫　國家郊廟之樂
雖以義起固亦不害其爲協諸義而協矣雖然豈
若協於義而合於古之爲尤善乎　國家祀享之
樂雖不效古固亦不害其爲因人情而爲之節矣

雖然豈若因人情而又合於古之尤善乎昔者殷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備其於文武之制過者損之不及者益焉而後合於大中至正此周公所以爲善繼善述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未免於拘滯所敢肆其狂言則恃有善繼善述之聖天子在上也

問佛老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

以為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以為比之楊墨尤為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夫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比之後世貪冒無耻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為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為佛

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有兼愛爲我者焉其亦在所闢乎其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吾甚耻之故頗諸子深辯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

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而彼亦將以我爲異端譬之穴中之闘鼠是非孰從而辯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

入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為物猶之水火穀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為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即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為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為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為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

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要亦非庸下者其修
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亦豈甚乖於夫子乎術其
專於爲己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
格致誠正而達之於修齊治平者之不同耳是其
爲心也以爲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
吾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
其名斂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於都無較計之
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心此其爲念固
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

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子弓之後有荀況荀況之後爲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曷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爲同易進而無耻貪鄙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易進無耻者曰吾夫子固汲

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爲奸則行
亦以其師之說而爲奸顧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
二氏之徒若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
原矣然彼以其若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
而吾以其冒進如是而攻焉彼既有辭矣而何以
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今不臯皇焉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道
而徒以攻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夫生復言
之執事以攻二氏爲問而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

不喩執事之言哉春秋之道執已嚴而待人恕吾
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
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豈
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爲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
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
流俗而合乎汙世卽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
塵者也和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爲之者而老
氏亦有以啓之故吾夫子之攻鄉愿非攻老氏也
攻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老氏者皆

出於須臾故曰夫子講習攻之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嘗志伊學顏者請遂以二君之事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焉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爲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辯至於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五昔人謂其忍於生人而往速其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顏淵之學

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
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為能知而孔門之
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
獨唯顏子而後可以語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
不改其樂此尤孔子之所深嘉屢歎而稱以為
賢者而昔之人乃以為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
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
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
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

以[illegible]誦[illegible]之樂其[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下[illegible]

易也然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面所

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畎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甚不

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為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為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為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為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既以為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

無不知者彼視成湯之聖而弗用尚何有于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

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爲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歸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至其道里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而諭人則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瞢然而無以爲答也今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有矣亦有以非禮而實爲禮者有矣其

然後從推至於不可勝計仍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閒孰能決然而無所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己復禮而為仁哉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略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決而無凝滯此正所謂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建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

□□貫之訓惜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
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簞瓢之樂則顏子之
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
之則旣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爲顏子得聖人爲
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窺以爲哲人之
細事初若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
蓋簞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
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禮以爲仁能慎獨故能克
己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以人欲淨盡天理

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怍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顔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顔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顔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哉顧其平日亦有所不敢自暴自棄而心融神會之餘似亦微有所見而執事今日之問又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輒妄言之幸執事不以為僭而教之也

詩五十九首

憶諸弟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涼諸弟在何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百歲如轉蓬拂衣從此去

贈陽伯

陽伯即伯陽伯陽竟安在大道即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謬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和湛元明八首 有序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君莫歌九章歌以傷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離別吟別離悲尚淺言微感逾深瓦缶易諧俗誰辯黃鐘音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遠遊譬彼桃與李不爲倉囷謀君莫忘五詩忘之我

[illegible]

撫膺予不遑力戢懲斯啟遂厥戡遐啟作喘息

不免道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力爭毫釐開萬里

或可勉風波忽相失言之淚徒泫

此心還此理寧論已與人千古一噓吸誰爲歎離

羣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勵無爲俗

所分但使心無間萬里如相親不見宴遊交徵逐

觧以淪

吾道不可離二之即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從之

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謂窮索篇於子既
聞命如何圜中士谷以爲靜
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即成
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
與窮
憶與美人別贈我青琅玕受之不敢發焚香始開
椷諷誦意彌遠期我濂洛間道遠恐莫致展幾終
不斷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遺我冰壺

修寸牍亦何遺誓言終不渝珍重美人意深秘以爲期

憶別

憶別江干風雲陰艱難歲月兩侵尋重看骨肉情何限況復斯文約舊深賢聖可期先立志塵凡未減護言心移家便住烟霞壑綠水青山長對吟

泛海

險夷原不滯胷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觀傀儡次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稱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尊前學楚狂

山中示諸生五首

路絕春山久廢尋野人扶病强登臨同遊仙侶須乘興共採花源莫厭深鳴鳥遊絲俱自得閒雲流水亦何心從前却恨壯年文句展轉支離歎陸沉

浴沂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咏歸興溪山正暮

春

桃源在何許西峰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家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滁陽別諸友 有引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暮于性

証得着眼寺閣雲松林水榭日爲君諸生間説仁

星入稚子拈香靜夜焚世事暗隨江草換道情曾
許碧山聞別來點瑟還誰鼓悵望烟花此送君

別余縉子紳

不須買棹往來頻我亦携家向海濱但得青山隨
鹿豕未論黃閣畫麒麟喪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
存六籍眞歸向蘭溪溪上問桃花春水正迷津

次欒子仁韻送別四首 有引

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者盖

因子仁之病而藥之病已則去其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
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操持存養本非禪矯枉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
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

野夫非不愛吟詩纔欲吟詩即亂思未會性情涵
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

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須閉口林
間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歎息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淅瀝蒙翳亂藤纏寧知絕根脉丈夫貴剛腸光陰勿虛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元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

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箇圓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從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丘簷松盡長青冥榦瀑水猶懸翠壁流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磵覺山幽年來別有閒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莫倚巖僧木石居吾人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

心外粟粹粗粗薗鄉館俗學未想以老衲昔賢取
善及陶潛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爲妻孥守
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
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
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須五斗未妨遊
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

睡起偶成二首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
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
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
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
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千
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煩用鐲鏤君不見

舍以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以出以為不祥所以

竿驅虎如驅牛犢入徵噎遂廢食卧者長溺先自投入生逢命自洸洛變識避毀徒啾啾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峰攢尚憶衝蠻陣雲起猶疑見虜塵嘆從滄海暮桃花爛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却笑當年識未真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換一羊裘青山待我長為主白髮從他自滿頭種果移花新事業茂林脩

竹舊風流多情最愛滄洲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久柰世儒積臆說競援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理學紛紛議誰與吾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淸絕調迴隨流水遠餘音細入晚雲輕洗心眞已空千古傾耳誰能辯九成徒使淸風傳律呂人間瓦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何處高梧有鳳鳴星漢浮槎先入夢海天波浪不須驚魯郊已自非常典膰肉寧爲脫冕行試向滄浪歌一曲未云不是九部聲

舜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今一日眞

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萬理由來吾具足六經原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閒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攖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天泉樓夜坐和羅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窻殘月見疎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
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
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原總在心却笑從前顛
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
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三首

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漫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卻求難只從孝弟為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蓁蕪成間塞盡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卻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卽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別諸生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慇懃莫愧別離筵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多遇況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復過釣臺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

執空山煙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
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
當如此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
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
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
門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之及

入此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脊海蜃嗐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長生

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尋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

良知乃吾師

夢中絶句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

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于此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

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

山陰王應遴參校

王門宗旨卷之七終